



作詞:Fanny Crosby (芬妮·高斯比, 1820-1915) 簡歷：

法蘭西絲·高斯比(Frances Jane Crosby), 別名芬妮(Fanny), 這位貧農出身的女子, 24歲開始寫聖詩凡70年, 一生創作 8,400 多首聖詩; ...若仍說這不足為奇, 更奇異的她已在嬰兒時期終生失明, 這豈不顯出神莫大恩典, 是美國教會史上一個公認的神蹟麼?

父親約翰(John Crosby) 和母親慕錫(Mercy)是美國紐約州貧瘠山區蒲楠縣(Putnam)的農民。芬妮生於 1820年 3月 24日。出生 6個月患感冒眼睛受感染, 因貧窮胡亂求醫, 被誤診至失明; 只能感受強烈光, 分辨夕陽和旭日。同年冬, 約翰冒雨在田工作, 感風寒一病不起, 數天後撇下不滿週歲的女兒和 21歲的寡婦, 離開了世界。因慕錫繼續約翰務農工作, 照顧芬妮的責任落在祖母友尼琪(Eunice)身上。

**童年**--友尼琪沒受過高深教育, 教導小芬妮時給她摸觸動物植物等東西, 也教導她聖經, 領她禱告。每主日按時領她去禮拜堂。所以芬妮雖然盲, 童年卻是快樂的。一次祖母講彩虹是神人立約表記時, 試圖解釋彩虹七色。芬妮的心眼以音樂來代替色彩, 淡的高音, 濃的低音, 色彩間陰影則是高半音和低半音。她雖盲卻對音樂有敏銳異常造詣, 對事物有過人記憶, 能記下詩班唱的詩。10歲時, 已能靠記憶力引用新約四福音、舊約首四卷、詩篇和箴言。15歲時進盲人學校, 除了數學, 各門學課都成績優異, 尤擅寫詩。

**20歲聲名大噪**.....1841年, 紐約前鋒報刊載了芬妮的詩; 美國詩壇領袖布倫特(William Cullen Bryant)推許, “盲女詩人”的名聲大噪。同年六月, 美國總統泰勒(John Tyler)突然到盲人學校訪問, 她在 15分鐘內完成歡迎詩, 當場向賓貴朗誦, 還獻唱聖詩, 開始備受注意。...

1844年 1月 24日盲人學校代表團訪問國會, 芬妮作詩朗誦悼念新近亡故國務卿萊戈爾(Hugh Legare), 多名議員受感流淚; 萊戈爾的妹妹在門口送給芬妮一個戒指, 前總統崑瑞·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緊握她的手致賀。同年, 芬妮出版第一本詩集盲女孩(The Blind Girl), 為盲人學校籌款, 上面的照片即該詩集封面。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向她徵稿, 她的作品也在別的報刊上發表。同年秋天至次年春天, 芬妮和其他盲人代表到華盛頓訪問....., 潑克總統(James K. Polk)約她於白宮進餐; 同席有多位國會議員, 和未來總統約翰遜(Andrew Johnson)。...這似乎是她平步青雲的大好時機, 機會也不斷為她敞開.....。

**30歲重生得救**--1850年美國“第二次大覺醒”復興運動中, 一天主日芬妮在紐約市獻唱以撒華滋(Isaac Watts)的聖詩《仰望我主寶血流出》(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時, 忽然覺悟到自己一手抓主, 一手抓世界。她心裏禱告: “...主啊, 我願意在這裏把自己獻給祢! .....” 忽然感覺屬天的亮光充滿心靈間。她跳起來高呼: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這使她被聖靈澆灌的經歷。1851年她確定自己重生得救, 受浸成為基督徒; 從此芬妮寫詩靈感如泉源湧出, 開始大量聖詩創作, 生命有了顯著的改變, 生活有了新的方向。.....

**38歲結婚**--1855年她邂逅艾勒斯田(Alexander Van Alstine), 一位紐約盲人學校高材生, 為首位盲人離校進大學深造音樂專業。他通曉希臘文, 拉丁文, 哲學和神學, 畢業後成為芬妮的同事。他景仰芬妮的詩, 芬妮喜愛

### 主吸引我

I Am Thine, O Lord

詞: Fanny Crosby (1820-1915)

曲: William Howard Doane (1832-1915)

1. 主啊我屬祢, 我聽祢宣告, 知道祢愛我無比; 我仍常渴望, 能因信升高, 得以和祢更親密。
2. 靠著祢恩典, 求祢分別我, 從此專一事奉祢; 讓我仰望祢, 有堅定把握, 我願消失祢旨裡。
3. 座前雖不長, 交通已不盡, 如同朋友暢所言; 俯伏祢腳前, 和祢面對面, 喜樂陶陶如湧泉。
4. 愛有其深處, 我不能知道, 除非安靜祢懷內; 樂有其高處, 我無法達到, 除非那日見祢面。

#### 副歌

吸引我近, 更近親愛主, 直到祢流血身邊;  
吸引我近更近, 更近親愛主, 直到祢同在中間。  
(原頌主聖歌 331)

1. I am Thine, O Lord, I have heard Thy voice,  
And it told Thy love to me;  
But I long to rise in the arms of faith  
And be closer drawn to Thee.

#### 【Refrain】

*Draw me nearer, nearer blessed Lord,  
To the cross where Thou hast died.  
Draw me nearer, nearer, nearer blessed Lord,  
To Thy precious, bleeding side.*

2. Consecrate me now to Thy service, Lord,  
By the power of grace divine;  
Let my soul look up with a steadfast hope,  
And my will be lost in Thine. **(Refrain)**
3. O the pure delight of a single hour  
That before Thy throne I spend,  
When I kneel in prayer, and with Thee, my God  
I commune as friend with friend!. **(Refrain)**
4. There are depths of love that I cannot know  
Till I cross the narrow sea;  
There are heights of joy that I may not reach  
Till I rest in peace with Thee. **(Refrain)**

他的音樂，進而發展成為愛侶。1858年3月結婚。婚後離開學校同住長島過寧靜簡樸生活。丈夫教音樂維生，妻子繼續聖詩創作。次年生一女，但不久夭亡。他們離開傷心地，移居人口較稠密的曼哈頓區，但仍過著簡樸生活。不久美國內戰爆發(1861-1865)。……內戰以後，基督徒復興持續，新環境需要新的聖詩，靈性方面著重個人與主的關係。聖詩調子轉輕快、真誠、樸實，頗配合芬妮的簡樸節儉生活。

**45歲專注聖詩撰寫**—1866-1876年間，分別與丈夫艾勒斯田及一班愛好音樂的基督徒商人合作出版聖詩集供教會及奮興佈道會使用，其中有開設鋼琴公司的布萊柏(William B. Bradbury)、富商杜恩…等社會知名人士。(杜恩即William Doane，實業家和發明家，乃本詩《主吸引我》作曲者，作於1875年)。這些富商時因工作關係探望芬妮，都有意想改善芬妮的清貧居所環境，卻屢遭芬妮婉拒，堅持只收微薄的奉獻和作詩酬金。芬妮且經常參與佈道事奉，不僅向上流社會見證，也到福音拯救站、監獄，向妓女、酒鬼、犯人唱詩作見證。1868年開鋼琴公司的布萊柏安息主懷，同事梅恩(Main)與芬妮的舊友布哥露(Biglow)同組公司Biglow-Main，繼續出版芬妮的聖詩。

**55歲與慕迪和桑基佈道團同工**—1876年剛從蘇格蘭佈道回來的慕迪(Dwight L. Moody)和桑基(Ira D. Sankey)因慕名到紐約與芬妮見面，開始很好的合作。這年正正是主特別施恩的日子，在紐約有大復興運動。她的聖詩，就這樣通過慕迪和桑基的大量使用，甚至流行到英國以至全世界，叫基督徒得造就，未信的都接受基督。

1884年3月24日芬妮64歲生日，她出版的聖詩近4,000首之多，Biglow-Main公司為她慶祝生日，定3月24日為“芬妮高斯比日”，自此成為每年的慣例。1905年她85歲，紐約幾位牧者在梅恩和桑基贊助下，宣佈3.24為“芬妮高斯比主日”，許多教會；甚至英國的教會也為她感恩慶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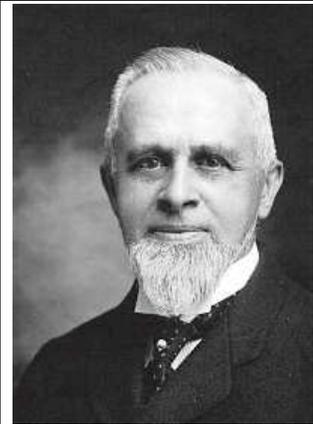
**70歲時丈夫與母親安息主懷**—1890年芬妮70歲，丈夫與90歲母親先後安息主懷，芬妮哀痛過後，桑基夫婦安排她住在近其家鄉Bridgeport的寓所，由芬妮的妹妹凱瑞(Carrie)和甥女陪同服侍。芬妮仍孜孜不倦的繼續創作聖詩供慕迪/桑基及教會使用，仍由Biglow-Main公司出版。生活費卻按月撥交凱瑞支付，因為所有人都知道芬妮的習慣，更多錢交給她只是讓她轉手捐獻給需要的人，自己卻仍過刻苦簡樸的生活。…那著名的『祂藏我靈』(He hideth my soul) 即該年作品，可見她已將個人哀傷深深埋藏主裡，頗反映她一生按『主吸引我』的信仰守恆、寬廣的心。

芬妮90歲時有牧者問她自嬰孩時期已盲，有沒有埋怨那誤診她的醫生，她回憶此事，相信她的失明是神化裝的恩福。她說：“不要埋怨那醫生，他無意中給我很大的益處；如果我遇到他，會向他致謝。神用這種方法，將我分別為聖，使我有機會作祂指派我的事工。”也許可以說：那庸醫的過失竟成為教會的祝福，可見一切是神的恩典。

**95歲安息主懷**—她最後的詩歌是《We're Traveling On》，芬妮高斯比在世上的路程終於走完了。1915年2月12日安然離世，到達天家安息。屬靈的眼睛也親眼看到吸引她、也是她最渴想見的主耶穌。在她平凡的墓碑上刻著一句不似頌揚的話：“她作了她所能夠作的。”(She Did What She Could)。這似是對一個傷殘者的安慰，對一個平常人的鼓勵，但卻是對那位主所愛的盲詩人最高的嘉許，因為這句話的另一個說法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作曲：William Howard Doane(威廉·侯活·杜恩，1832-1915) 簡歷：

杜恩(William Howard Doane, 1832-1915)是美國的一位工業家、發明家和慈善家。他在十四歲時就任學校詩班的指揮。早年與父親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及芝加哥經營紡織廠，嗣後與友人合作，製造鋸木機器，在當地是頗具聲望的社會與宗教領袖。他是一位虔誠的浸信會會友，曾任主日學主任達二十五年之久。他捐大筆金錢於慈善事業，並捐建浸信會大學的圖書館，奉獻管風琴給青年會會堂。他自己家中也設有圖書室及音樂室。杜恩在工作之暇，以作曲及編印詩歌集為樂，一生作曲約2,200首。他經常為芬妮高斯比(Fanny J. Crosby)的聖詩譜曲，他們合作的著名聖詩有「莫把我棄掉」(Pass Me Not)，『主吸引我』(I Am Thine, O Lord)，「愛主更深」(More Love to Thee, O Christ)，「榮耀歸於真神」(To God Be the Glory)等等。



William Howard Doane

這首詩『主吸引我』(I am Thine, O Lord)的產生過程：1875年某日芬妮走訪杜恩，當天談論到親近主的喜樂與蒙福，當時是夕陽西下，金光雲彩圍繞他們，芬妮對強光有特殊感應，使她靈感倏忽而生，她離去之前立刻捕捉這不可多得且一瞬即逝的靈感，寫下歌詞，而杜恩旋即場為之譜曲，都在很短時間之間發生。

有另一版本的說法是芬妮高斯比在當場感受她25年前(1850年她重生得救的場景)，芬妮在紐約市一天主日獻唱以撒華滋(Isaac Watts,【參下面的註腳】)的聖詩《仰望我主寶血流出》時也被強光環繞，當時的現場感受重現出來，靈感倏忽而生，馬上作了歌詞。杜恩聽了歌詞，即席譜出旋律，也是被聖靈感動。這首詩也成了芬妮高斯比個人一生「…為何對信仰守恆，是因為主吸引著她……」那實實在在的寫照。

**後記：**芬妮高斯比的聖詩在今天教會中傳誦的非常多，大多數是她在45歲到65歲之間的作品，都是為奮興會、佈道會…等作，充滿引發對主的信心和盼望，也激勵信徒對主和弟兄姊妹的愛。當中出名的有：《安穩在耶穌手中(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1868, FJC, WHD)、《靠近十架(Near the Cross)》(1869, FJC, WHD)、《莫把我棄(Pass Me Not, O Gentle Savior)》(1870, FJC, WHD)、《有福的確據(Blessed Assurance)》(1873, FJC, Phoebe P. Kapp)、《榮耀歸於真神(To God Be the Glory)》(1875, FJC, WHD)、《主凡事引導(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1875, FJC+WHD, Robert Lowry)、《祂藏我靈(He Hideth My Soul)》(1890, FJC, Wm. J. Kirkpatrick)。芬妮自己較為喜歡的是『安穩在耶穌手中』，她作這首詩時很有傳奇性…。我自己較喜歡的是『祂藏我靈』和『主凡事引導』。『祂藏我靈』是芬妮作於70歲時她的至親逝世，但她仍將自己的個人意志藏於主裡；我在人生最低谷時喜唱『祂藏我靈』，常使我想起大衛逃避掃羅追殺，躲在亞杜蘭磐石洞中的經歷。…**又另：**以撒華滋(Isaac Watts, 1674-1748)，被譽為英國聖詩之父，乃推動教會聖樂重要人物，撰經典聖詩近千首。《仰望我主寶血流出》乃華滋作詞於1701；Huge Wilson改譜於1800；John Wyeth改譜於1810；今頌主79係用Wilson譜。他另一著名的『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膾炙人口；係取材詩篇98篇，收納在其《大衛的詩》(1719年出版)結集中。後來他決定選這首為聖誕詩，1741年他改了旋律，請孟遜(Mason)改編韓德爾(Handel)名作『彌賽亞』的片段重新組合而成。

(註：FJC=Fanny Jane Crosby, WHD= William Howard Doane)

